

# 刀口上的蜜

## 赵大河

制造

他们一起生活在刀口上，他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，来享受，来创造。  
他们品尝刀口上的蜜汁，追求快乐的颤栗。恐惧中的快乐是销魂的，短暂的快乐是永恒的……

# 刀口上的蜜汁

赵大河 制造

他们一起生活在刀口上，他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，来享受，来创造。

他们品尝刀口上的蜜汁，追求快乐的颤栗。恐惧中的快乐是销魂的，短暂的快乐是永恒的……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口上的蜜汁/赵大河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 
2003.9

ISBN 7-106-02031-1

I. 刀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2602 号

责任编辑:纵华跃

封面设计:何优优

版式设计:白雪燕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## 刀口上的蜜汁

赵大河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 话: 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8 插页/2 字数/1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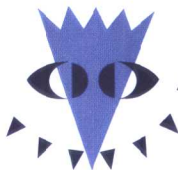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-8000 册

---

书 号 ISBN 7-106-02031-1/I·0442

定 价 16.00 元

刀口上的蜜汁

蓝调  小说坊

嫌犯和纯情少女的旷世之恋  
恋人的三次失踪  
无怨无悔的爱情  
得到拯救的灵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爱情如同白蝴蝶····· 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魂不守舍·····       | 23  |
| 第三章  | 初次失踪，或神魂颠倒····· | 52  |
| 第四章  | 生命中的一次闪亮·····   | 78  |
| 第五章  | 再一次失踪·····      | 95  |
| 第六章  | 隐蔽与寻找·····      | 121 |
| 第七章  | 陌生人的威胁·····     | 139 |
| 第八章  | 为自己创造一个地狱·····  | 164 |
| 第九章  | 雨夹雪的夜晚·····     | 190 |
| 第十章  | 开往天堂的火车·····    | 218 |
| 第十一章 | 并非终点站·····      | 233 |

## 第一章 爱情如同白蝴蝶

罗丽的心如果能长出翅膀的话，此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特长，生出两只阔大有力的翅膀，扑噜噜冲出胸腔，飞到空中；因为它跳得如此欢快，胸腔已经盛不下它了。

刀口上的蜜汁





马鲁出现在这个小院门前时并没想到他的命运会由此改变，尽管他知道爱情就像一道可怕的符咒，他应该远离，但他如今的做法却正相反，由此他进入了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轨道，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左右他的生活。

他站在小院门前。

门虚掩着，阳光将他的影子投在锈迹斑斑的铁门上，看上去影子比他矮许多。他有点紧张，他感到自己的心比平时跳得快了一些，心脏的搏击很有力，心脏收缩时甚至隐隐地有点疼痛。这很可笑，他想，为什么要紧张呢？影子却很从容，这对他多少是个安慰。他抬起手，准备用两个指关节敲门。他的指关节在将要碰到门板时停住了。手擎在那儿，仿佛被施了定身术一般。他听到院内有撩水声。水的声音听起来竟是这么悦耳，仿佛每个水珠中都有一个正在演奏的乐队，他谛听着，用灵敏的耳朵捕捉着每一缕声音。院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，声音就来自桂花树下。两只鸟在桂花树上啾啾地叫，他看不到它们，但能根据树叶的抖动判断出它们在哪个位置。

他抬腕看看表，十点十分，比约定的时间早二十分钟。

很好。完全和预想的一样。

他轻轻地叩响了铁门。

他更专心地谛听着。他听到了敲门声的回响，听到了铁门开启的吱钮声，听到了水珠跌落水中的声



音。门是自动开的。

他看到在桂花树下洗头的罗丽。脸盆放在一个有靠背的木头凳子上，盆里有大半盆热水，热汽袅袅上升，熏蒸着她乌木一样的秀发和埋在秀发中的脸庞。她的头发很长，扎着辫子的时候正好垂到腰际，此时则垂在水盆里，与她的身子构成小写的“n”字形。她用手往头上撩水，冲洗头发上的泡沫。他来到她身边。站住。看她洗头。她裸露出来的颈项比细瓷还光滑，比雪还白，比月光还柔和。颈项上沾着一些泡沫，阳光下泡沫呈现出缤纷的色彩。细小的绒毛不规则地贴在颈项上。他盯着她的颈项，他真担心那片轻盈的梦幻般的白色会变成一只蝴蝶飞走。他移动脚步，他的影子俯在她身体上，头部的影子正好落在她的颈项上，看上去好像影子正在亲吻她的颈子。她也许是感受到了影子的温度，她的手停在半空，手中撩起的水从指缝中漏下去。她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他没听到她说的什么。她好像也并不想让人听到她说的话。她又撩了几把水，她颈项上的泡沫不但没冲掉，反而更多了，因为别处的泡沫也跑到了这儿。她伸手摸索着去拽搭在绳子上的干毛巾。他把毛巾拽下递给她。她的手指碰到了他的手指。她手指触碰的地方潮湿、温热，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。她用毛巾搓擦头发，又把毛巾绕到脑后擦脑后的头发。毛巾擦掉了颈项上的泡沫。她把头发拢到肩膀的一侧。她抬起胳膊时，他从她张开的袖口处看到了她的蓝格格乳





罩和一小片胸脯。她穿的是一件圆领短袖衫，那好像不是她的衣服，因为看上去明显大了一号。她将水泼于地上。地上是潮湿的，因为昨夜下了一场小雨，一场仅仅打湿了地皮的小雨。这场小雨使今天的空气清新了许多，也使阳光像锦缎一样闪亮。她在院中的水管下又接了小半盆水，将盆子又放回凳子上。他看到凳子旁边有一个烧水的铁壶，想帮她往盆里加热水。他们的手又碰到了一起。她说：“谢谢，我自己来。”他又站到一边看她洗头。他的目光再次落到她洁白光滑的颈项上。

几分钟后，乌木一般的头发遮住了她雪白的颈项。头发纷披在肩上，肩膀上的衣服被濡湿了。发梢还在往下滴水，短袖的下摆被滴湿了几小片。她的面孔红润、洁净，像一件刚出窑的映着朝霞的瓷器。两只眼睛红红的，显然受到了洗发水的刺激。她把毛巾搭回绳子上时，才和他正式打招呼：

“想不到你来这么早。”

马鲁这个时间到来出乎她的意料，她是打算洗罢头迎接他的。他的突然出现使她颇有些不好意思。她尤其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穿着这件短袖的样子。这件短袖是她去年在地摊儿上买的廉价货，她只在屋里穿，从不穿出去。洗头前她已选好今天要穿的衣服……白色蓝领纯棉T恤和红方格短裙，怕洗头时把要穿的衣服弄脏，她才临时穿上这件又旧又大又难看的短袖，

裤子也是随便拽一条就穿上的。马鲁这么早到来使她有一点儿懊恼，也就是一点点儿，她没表现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看天气这么好，就……”马鲁用不必要的道歉来加深她的尴尬和局促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”她有些慌乱，有些自责，她说，“快请屋里坐，快请屋里坐。”

这个院子共有三间瓦房，罗丽租的是最东边一间，中间一间没租出去，西边一间住的是一家三口。西边靠院墙的地方搭有一个小棚子，是那一家三口的厨房。

罗丽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每样东西都呆在它该呆的位置上，看上去没有不顺眼的，也没有一样东西给人以多余之感。床很整洁，蓝色床单是新换的，从垂在床帮外的部分可以看出，除了几道折痕，没有一丝褶皱。床上铺着麻将块般的竹凉席，凉席上斜放着枕头，叠得整整齐齐的毛巾被压在枕头上。惟一随意放置的东西是蓝领白T恤和红方格短裙，一看就知道是临时丢在床上的。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桌子，既作书桌，又兼梳妆台。上面有一面镜子、一本书、两只空茶杯。桌上就这些东西，别的什么也没有，甚至没有一粒灰尘。其他东西也一样，都经过整理和擦拭，显得整齐、洁净，赏心悦目。马鲁打量一下房间，没见到凳子，就坐到了床上，坐在红方格短裙旁边，屁股压住了短裙的一角。

马鲁是来借书的。书就放在桌子上，罗丽早为他





准备好了。可他没动。借书只是个借口，他很清楚这一点。他知道她也很清楚这一点。他还知道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清楚这一点。

马鲁和罗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听“卡耐基成功管理系列讲座”时认识的。他们座位相邻，说过几次话，但没有更深的交往。昨天，罗丽向他推荐卡耐基的新书《人性的光辉》，他问她有没有这本书，她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他向她借书，她答应了。“明天上午怎么样？”“好吧。”“十点半？”“十点半。”其实北师大对面的小书店里就有这本书。怎么知道那儿有这本书呢？因为马鲁前天才从那儿买了一本，而且他已经看完了。了解了这些，对他没去动桌上那本书，你还会感到奇怪吗？

罗丽忙着为马鲁倒水。她有点紧张，杯子外边也倒了一些。

她也为自己倒了一杯。

“应该买点饮料的，”她想。

她用抹布擦去桌上的水。这样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穿着这身衣服，她有些羞愧。刚才洗头时的喜悦已经消失了，代之的是对自身的懊恼所引起的灰暗情绪。他为什么来这么早，他是不是故意看她难堪的？她这样想着，心中愈发烦恼。再者，她从他眼中看不到她所希望见到的那种亮光，哪怕是情欲的亮光也行。在屋外的時候，她认为他的眼睛是有光的，现在没有了。他失望了吗？她问自己，当然这是不会有答

案的。

马鲁完全看透了这个女人的心思。哼，他只要行动，行动，行动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譬如，他抓住她的手，把她拉到自己怀里，吻她，然后……；当然，她会假装挣扎，这是她维护女性尊严的一种表示，也是推卸责任的一种姿态，完成了这个程序，她就会任其摆布，甚至在第一次就会变得主动起来。

然而马鲁嗅着罗丽身上散发出来的暧昧气息，不为所动。

原因很简单：他不爱她。

并非因为罗丽不漂亮，更不是因为今天穿得俗气。实际上，在他眼里，罗丽算得上迷人，尤其是她的眼睛和下巴，让人一见难忘。她的眼睛那么大，猛一看上去，会认为很天真，如果对视一秒种，你就会改变这种看法，会认为那是天底下最坚定的眼睛。她的尖尖的下巴就是很好的佐证。长着这种下巴的人，往往具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决心。至于她今天穿得俗气嘛，不成其为问题，他可不是个能够被外表所迷惑的人。他不爱她是因为他不爱任何人。

是的，他不爱任何人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她没有欲望。爱和欲望是两码事。当在院中盯着她白皙的颈项看的时候，他就有一种本能的冲动。现在也一样，他能感到某个部位在膨胀。但真正的诱惑者知道在什么时候扳下欲望的制动闸。这有点像猫。猫捉到





老鼠后，在确认老鼠不会轻易逃走的情况下，并不急于把老鼠吞下去。猫玩弄老鼠。

他必须掌握主动。

他要让她的期待落空。

他和她谈论天气，谈论城市的变化，谈论讲座的内容……总之，他和她谈论双方都不感兴趣的话题。谈过之后，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因为他心不在焉。他估计她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因为她看上去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她在为他削苹果，很专心。

罗丽觉得一切都不对头。她在院里洗头时，这个提前来访的男人的脚步声让她心跳加快，她心中涌起羞耻的喜悦。她虽然睁不开眼睛，但感到了他目光对她的抚摸，她某些部位的皮肤悄悄地燃烧起来。她脸红了，好在有头发遮着，他看不到。接下来，她为身上穿的衣服感到难过。更让她难过的是，她觉得他离她本来很近，可忽然变得越来越远了，好像他坐在一块浮冰上漂走了，漂进了汪洋大海。她眼睁睁看着他漂走，无能为力。这个男人，这个不可捉摸的男人，什么时候打动了她的芳心呢？她从来都是高傲的，可在他面前她却自动缴了械，她不愿承认她有过这样的念头：无论他对他做什么她都会答应的。让她愤慨和无地自容的是，他竟然什么也不愿对她做。他难道是不开窍的木头？

“好吧，好吧，走着瞧……”她相信他如果胆敢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或者哪怕只是爱的表示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，并把难听的话摔到他脸上，恶狠狠地，“你这可恶的家伙！”

她决不再爱他了。如果她在此前爱过他或者爱上了他的话，那么从此刻起，她决不再爱他了，决不！

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她给他取书本时碰倒了桌子上的水杯，水洒到了他腿上。水还是热的。他跳起来。他的身子几乎与她的身子贴到了一起，她的额头感受到了他呼出的热气，她如果张开嘴，能很方便地咬住他的下巴，她的乳峰好像被他的衣服轻轻地擦了一下。她没有后退。马鲁对这个距离显得很不适应，慌忙又坐下。她一边说对不起，一边捏住他的裤子抖动着上边的水。她柔软蓬松的长发全部披散在他怀里。她的头偶尔触住了他的胸膛。浓郁的“飘柔”牌洗发香波的气味肆无忌惮地刺激着他的鼻粘膜。水虽然是热的，但顶多四五十度，不至于烫伤皮肤。他开始的反应显然有点过激。“没关系没关系，”他手里还拿着啃了一半的苹果，另一只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她恶作剧般地一只手按着他裤腿儿没湿的那条大腿，另一只手刮着他的湿裤腿儿，好像能把吸入布纹里的水刮掉似的。夏天的裤子是很薄的，他的腿不可能不感受到她手的动作。“让他难受去吧！”她想。她的手离开他腿的时候，恶作剧般在他腿上用了那么一点点力，一点不容易被觉察而又不可能不被觉察的





力。她拉开抽屉想拿纸巾为他吸水，可拿出来的却是卫生巾。她将卫生巾贴到他腿上时，才发现拿错了。她急忙换过来。毫无疑问他已经看见了。

马鲁抓住她的手。

教训他的机会来了，她想，是生硬地抽出手呢，还是要再加上一个耳光？

就在她犹豫的时候，他已经从她手里抽出纸巾，并且松开了她的手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他说。

好吧，你自己来吧！她直起身来，她的头发擦过他的面孔。她用双手把头发全部捋到脑后。

马鲁站起来，走到院中太阳下，抖着裤管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天气真好，风吹一吹就干了。”他没忘继续吃剩下的半个苹果。

她瞪着大眼睛看着他，怀着满腔怨恨，却面无表情。

桌上的水还在往下流淌，垂在床帮外的蓝色床单被滴湿了一片，书的封底也泡在了水里。

就让这个上午可耻地结束吧，罗丽想，一切都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。她想让马鲁尽快离开，她想摆脱他，让他见鬼去吧。一种女性的骄傲开始在她身上觉醒，她看他的眼光冷得像冰。

这个站在明亮的阳光中的人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地吃着苹果，脸上的表情还那么轻松，这让她忍无可忍。



她第一次肆无忌惮地打量这个男人。她想弄明白他的魅力来自何处，是什么东西让她怦然心动，是什么东西让她感到羞耻。是他一米八的个头吗？似乎不是。是他宽阔的肩膀吗？不是。是他肌肉发达、青筋暴露的胳膊吗？也不是。是他线条粗犷如同刀刻斧凿般的头颅和五官吗？也不是。她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吸引着她。她只知道他是火，她是蛾子，她盲目地扑过去，如此而已。

不要扑过去！她告诫自己。

突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只源于马鲁的一个提议。

马鲁啃完苹果，随手将苹果核扔到院子里，突兀地说：“走，吃肯德基去，我请客。这么好的天气——”

他就这样做出了决定，没有和她商量，而且压根就没想到要征求她的意见。语气既随和又霸道。

罗丽的第一反应是：不去！

拒绝的话到喉咙口时不往外蹦了，就在那儿卡着，让她很难受。她抓住桌上的水杯喝口水。自己为什么这么窝囊，为什么不能直接了当地拒绝他？她重新鼓足勇气，准备坚决地拒绝他。可是，你看——，他走进屋里来，拿起桌上的书，用抹布小心翼翼地蘸去封底的水。

“湿了。”她说。

